

祭祀圈 與地方社會



林美容 著



博揚文化

祭祀圈



與地方社會



林美容 著



博揚文化



人文 18

祭祀圈與地方社會

作者 林美容
 發行人 張瑞香
 總編輯 楊蓮福
 主編 李淑芬
 美術設計 黃國洲設計工作室
 讀者服務 吳秀卉

出版者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 247 台北縣蘆洲市長安街 269 號 3 樓
 電話：(02) 22882330 傳真：(02) 22812104
 E-mail：boyoung2008@yahoo.com.tw
 劃撥帳號：18871684 戶名：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司印總經銷 皇城廣告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 235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80 號 14 樓
 電話：(02) 82275988 傳真：(02) 82275989
 ISBN 978-957-0463-94-1
 定價 450 元
 2008 年 11 月 初版一刷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 如有缺頁破損，請寄回更換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祭祀圈與地方社會／林美容作．— 臺北縣蘆洲市：博揚文化，2008.11

面：公分．——（人文；18）

ISBN 978-957-0463-94-1（平裝）

1. 祭祀 2. 民間信仰 3. 聚落 4. 宗教與社會
 5. 宗教文化 6. 臺灣

272

97020988





客家義民廟，殺豬酬謝義民，得獎之神豬掛滿獎牌。





南投埔里庚子年祈安清醮之醮壇，為地方盛事。



臺灣各地依姓氏、血緣、地緣形成祭祀圈，輪值殺豬酬神祭拜。



景美、木柵一帶為保儀大夫祭祀圈，神明出巡遶境前，貼告示曉諭民眾。



福仁宮開漳聖王酬神祭典情形。



戰後初期，清水祖師誕辰，庄頭輪值殺豬公酬神畫面。





蘆洲保和宮「過頭」慶讚保生大帝誕辰，北台李姓七角頭輪值負責。



草屯月眉厝龍德廟，建於清乾隆五十八年，主祀保生大帝。



草屯登瀛書院，建於清道光二十七年，主祀文昌帝君。



草屯紫微宮，緣起於清同治十年，主祀玄天上帝。





草屯北投朝陽宮，建於清嘉慶二年十月，主祀天上聖母。



草屯紫雲宮，建於清乾隆五十四年，主祀中壇元帥。



草屯南埔陳府將軍廟，建於乾隆五十年，主祀陳府將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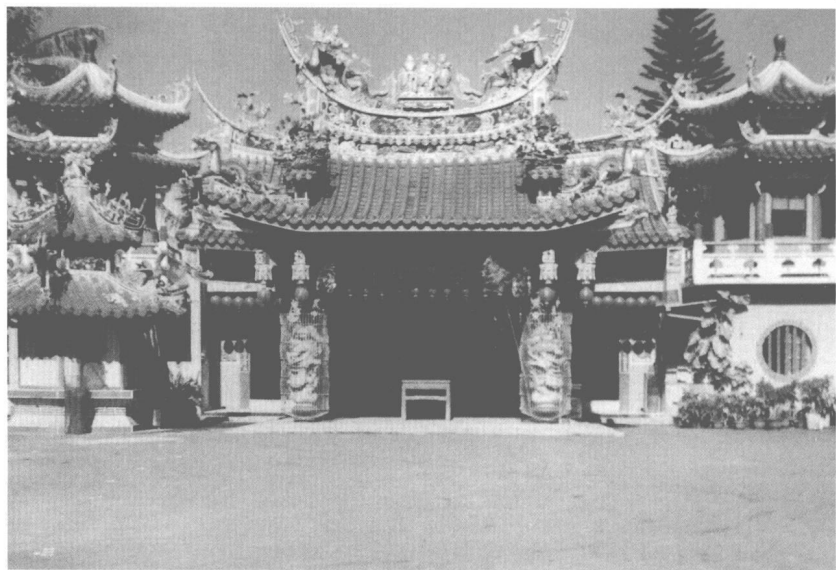


草屯下庄敦和宮，建於西元一六六一年，主祀趙天君財神爺。





草屯惠德宮，建於民國三十九年，主祀關聖帝君。



草屯溪洲保安宮，建於清乾隆三年，主祀吳府王爺。

序言

這是一本早該出版的論文集，延遲至今，實有所愧。祭祀圈研究是我任職中央研究院之後，也是我繼博士論文有關親屬稱謂的研究之後，個人學術生涯的第二個代表作，本該早日出版，以饗讀者。直至現在，我已經從中研院民族所退休，轉往慈濟大學任教，本來應該居後的有關媽祖信仰的代表作也在兩年多前出版了，真是拖延得太久了，自覺對關心的讀者過意不去。

祭祀圈的研究由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社會學者岡田謙在台灣發端，戰後歷經臺灣許許多多前輩學者如劉枝萬、王世慶、施振民、許嘉明、莊英章、溫振華等人的耕耘，以及國外學者諸如 Norma Diamond, David Jordan, Stevan Sangren, Christopher Schipper 等人的研究，雖然他們未必使用中文的祭祀圈一詞，但是他們所使用的 temple community, neighbor association, local cult 等，都近似於中文的祭祀圈之內涵。

儘管許多的學者使用祭祀圈一詞時，所指涉者未必完全等同於我所界定的祭祀圈的內涵，但我對祭祀圈一詞的使用是開放的，因此有些學者以祭祀圈一詞泛指神明的祭祀範圍，有些以祭祀圈一詞同時涵蓋我加以區別的祭祀圈與信仰圈的內涵，有些可能傾向以祭祀圈來指涉跨村際的聯庄祭祀，這都無妨，只要他們在各自的研究裡，有一致性的指涉即可。

不過，我仍然相信，祭祀圈的研究在我諸多的概念化與理論化的論述之後，在海內外的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，無論人類學者要論述漢人庄社的性質，要探討漢人社會的組織與結構，特別是漢人之地域社會的形貌，祭祀圈的概念與實況都是必須探討的核心；或是歷史學者要研究地方開發史，建築學者要研究聚落，都市計畫與城鄉研究者，要探討生活圈或是城鄉關係，祭祀圈的理論也都會被引用到。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無論在華南或華北的諸多聚落或村落研究中，也廣泛地引用祭祀圈的理論，祭祀圈的理論的解釋力與有效性，顯而可徵。

然而有關祭祀圈理論近年也出現了批判的聲音，所謂の後祭祀圈理論的提出，對祭祀圈理論進行了反思。我個人對後祭祀圈理論是相當歡迎的，而且覺得對往後學界要多多注意儀式本身的研究這樣的主張，也深表贊同，但是對於批評祭祀圈只是在劃圈圈而無祭祀可言，這樣的論調則不敢苟同；對於主張臺灣的祭祀圈已經解體的論調也全然無法接受；說祭祀圈只是一種靜態的研究、忽略動態的歷程這樣的批判，我也是覺得批評者是對拙著沒有仔細閱讀，祭祀圈是活的，它會變大變小，它會隨著各種時空條件與人群的變化，而在具體的祭祀組織與活動上產生許多的變化，這是不可不察的。

現在我把個人有關祭祀圈研究的論文集結成書，希望能對有興趣臺灣傳統社會研究與臺灣社會史研究的研究者，提供參考的價值。本書對於關心臺灣社區營造的文史工作者與鄉土工作者，提供我對臺灣漢人庄社的基礎理解，唯有在對傳統社區的性質與其固有的組織及活動有深入的瞭解之後，我們才能妥善地運用社區資源，結合民眾的需求，營造屬於我們的理想社區。

目 次

通論

※台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社會圖像	2
※台灣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組織	20

第一篇 祭祀圈與聚落

※土地公廟－聚落的指標：以草屯鎮為例	38
※由地理與年籤來看台灣漢人村莊的命運共同體	67
※草屯鎮的聚落發展與宗族發展	86

第二篇 祭祀圈與地方社區

※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.....	132
※台中縣新社鄉九庄媽的信仰型態.....	217
※媽祖信仰與地方社區－高雄縣媽祖廟的分析	255

第三篇 祭祀圈與姓氏群

※高雄縣王爺廟分析－兼論王爺信仰的姓氏說	28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篇 祭祀圈的擴大發展

※由祭祀圈到信仰圈－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..	32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篇 祭祀圈與民俗文化

※祭祀圈、信仰圈與民俗宗教文化活動的空間形構	35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通 論



【台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社會圖像】

長期以來我們對於台灣民間信仰有很多負面的印象，諸如迷信、庸俗、浪費、對與民間信仰相關的一些儀式活動、管理組織、建築文物或是信仰心態等，也動輒譴責沒有環保觀念、與黨政角頭掛勾、沒有藝術價值、世俗功利。其中不乏以偏蓋全、政府觀點的呼喝、知識份子觀點的優越，或是西方觀點的作祟。本文旨在提供對台灣民俗宗教文化一個主體性的社會理解，對恆常沈默不言的民眾所表現的民俗宗教文化，描繪其社會圖像。圖像是無言的，但它其實說出很多。社會是抽象的，但它是屬於我們的。

當然不是屬於我們的皆是美的。但是對自身美的欣賞，我想是台灣人缺少的特質。因此我嘗試論述台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美質，目的無非要提振台灣人的自信心，在國不成國，生活在一個「不完全的國」之下，我們如何保持對自身文化的認同，維護傳統文化的創造力與再生力，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。

我所要論述的台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特質，包含其信仰性、習俗性、人群性、地域性、交際性、藝術性、歷史性等層面的意涵。儘管泛泛而論，希望提供一個堅實深刻的理解。

一、前言

不知道當初為什麼要答應寫這篇文章，也許我以為我所研究的民俗宗教與俗民社會應該有其可以入畫之處，因此想要有所描繪。我以為感動我的，應該也可以感動畫家，也應該可以感動台



灣人全體，而我描繪不出的部份，也許敏銳善感的畫家，可憑其彩筆將它描繪出來。因此，本文與其說是一篇論文，不如說它是以美術界人士為第一讀者，嘗試將台灣民眾的信仰所呈現的社會圖像，作一個綜合性的描繪。

這裡所說的社會圖像，是指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共享、共同認知，一再重複出現的一些社會活動的場景或印象。這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定義，大意只是說如果我們一想到台灣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，就會想到什麼，這個什麼，如果具有社會意涵的話，便是社會圖像。

美術講的是美、是藝術，學術講的是真、是事實，而我所追求的是社會的真實。就本土社會的研究而言，我無法想像一個研究者不在的（absent）客觀的真實，因為多少認為那樣的學術是有些無聊與不真實。我想我將在下文建構的台灣俗民社會，不只是真實的，而且是良善的，也應該具有美的意涵。思及這樣的真、善與美，卻尚未充分的為全民所共知、共享與共賞。身為本土社會研究者，能不戮力哉？

二、信仰性：對天地神鬼祖先的崇祀

台灣人相信什麼？台灣人相信「要拚才會贏」。上至總統，下至小販、走江湖的，全民率皆如此相信。而我認識的中國朋友，卻大多相信事不可為，最好乖乖的別想改變什麼，免得惹禍。台灣人如此自信，越發顯現他們不太相信別人。人與人之間缺乏互信的結果，越發堅定對神的信仰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台灣的神是公證者，是大家抬舉出來的，是天人之間的媒介，天人共鑑，一點也不能「假仙」的。假仙就是假神，神如果能假，人們必失所鑑



證，社會秩序就會大亂。因此，我們的社會是少不了神的。俗話說：「人在做，天在看」，這「天」也許只是人的一點存心，但具象化、想像化的結果便是在天上的諸神，反過來說，神之所以在天上便是這個道理。

台灣話說：「田頭田尾土地公」，這是指「田頭土地」而言。又說「有庄頭就有土地」，這是指「庄頭土地」而言（林美容 1987a）。還有所謂的「墓頭土地」（即后土），或是「店頭土地」，或是「山頭土地」，或是「坑門」土地。土地公可說是台灣人最普遍信仰的神祇。祂既是漢人成庄立社初始的象徵，亦是看守田地、保護收成的土地神。進山開墾，少不了祂的庇佑，人死埋土，少不了祂看顧，生意人招財進寶，也少不了祂的庇佑。祂與眾神的差別在於其常駐人間，是真正在地的、屬於土地的神祇。學界人士喜歡講土著化、本土化，其實是預設著土著化時期與移民社會時期之特性的對照。而我的看法不同，我認為台灣社會的發展除了短暫飄移不定的移民早期，漢人的先民們在斯土崇祀土地公，開始成庄立社，漢人社會就已確立，土著化就已經開始了¹。

「天」也是漢民族普遍的信仰觀念。「天」原本只是一個抽象的觀念，指涉自然法則的最高監督者，但是「天」要更為人所信，就會有人格化的結果，因而產生了所謂的天公。有時候我們在廟宇看到天公的神像在凌霄寶殿裡，有時候人們又說：「天公是無形無像」，像「有形」跟「無形」這樣兩可、兩義的認知，其實在民間信仰裡所在多有²。而且台灣人所信仰的天公也不是那麼一元

¹ 有關土著化的論述，請參閱陳其南（1987）、莊英章（1986）著作，有關本人對土著化的細節評析，請參閱林美容（1989）。

² 像土地公是福德「正神」，但祂又具有陰神的性格（林美容 1987a）。像死後世界的構築，一方面嚮往西天，一方面又有地府的思想。